

宝匣

易刚 著



一座战争年代的川东村落，一对与世无争的平凡山民
孩子和银子的物欲诱惑；现实和幻象的矛盾交错
一个突如其来宝匣，又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福祸悲喜……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宝匣

易刚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宝匣 / 易刚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190-2149-8

I. 宝… II. ①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7700 号

宝匣

著 者: 易 刚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金 文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郭 锋

责任校对: 王洪强

封面设计: 凤凰树文化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85923033 (咨询) 85923000 (编务)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mail: clap@clapnet.cn

guof@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宏顺兴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00 × 1000

1/16

字 数: 240 千字

印 张: 15.75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2149-8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 005

开 战 / 005

村 口 / 010

少 爷 / 016

躲 藏 / 020

遭 殃 / 025

滋 润 / 031

横 财 / 035

秀 儿 / 038

第三章 / 077

脱 手 / 077

酒 馆 / 082

欲 望 / 088

追 问 / 092

第二章 / 043

藏 宝 / 043

圣 地 / 048

蜜 子 / 052

特 赦 / 057

发 誓 / 063

乡 场 / 070

盘 算 / 097

谈 判 / 102

礼 信 / 107

第二部

第四章 / 117

元 宵 / 117

布 谷 / 121

躲 避 / 125

先 生 / 130

蒙 卦 / 133

第六章 / 173

朕 兆 / 173

满 岁 / 182

筵 席 / 186

秋 收 / 195

中 秋 / 199

后 记 / 242

第五章 / 139

端 午 / 139

斑 鸠 / 143

山 歌 / 148

龙 舟 / 152

兄 弟 / 158

裁 缝 / 163

忍 痛 / 168

第七章 / 205

开 革 / 205

冬 月 / 210

丧 事 / 214

将 才 / 220

决 定 / 222

恳 谈 / 224

私 情 / 229

谋 划 / 232

出 发 / 236

sser

第一部

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2.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参战。
3. 1953年7月，朝鲜战争结束。
4.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
5. 1956年10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
6. 1957年10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7. 1958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8. 1959年10月，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9. 1960年10月，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0. 1961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22

重庆埠：长江上游的战事和省争以及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已成为四川省每年都要发生的事情。当上年报告中已提到的对湖北的用兵结束后，士兵回到了各自所属的驻防区域，于是人们希望能够有一段和平和安宁的时间，而这一点恰好对贸易的发展至关紧要。事实上，本年的前六个月里，除5月23日刘湘将军辞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职位一事外，川省平安无事。这段时间里，贸易兴旺，轮船运输也因长江水位上涨而比往常提前进行。不幸的是，各派军事将领依旧争长，彼此争夺川省最高统治权，使太平之望付诸东流。7月初，驻守重庆的第二师在杨森的指挥下，和一、三联军兵戎相见。8月，杨森战败，逃往下游地区，其手下的士兵四处流散，而邓锡侯和赖心辉手下的得胜军却于8月7日进驻重庆并实行戒严，于是上下水轮船运输全部中断，商店关闭，贸易也完全停止。三周之后，省城成都召集了一个军事会议，意在调停军阀之争，但并无实际效果。年底，重庆贸易有了起色，由于运输能力的增强，大批土产棉纱进口本埠。本年黑猪鬃，鸡鸭毛，五倍子和羊毛等货的出口贸易也进行得不错。

——译自：《通商海关华洋贸易总册》《中国海关统计年刊》《海关中外贸易统计报告》等官方档案（海关造册处出版）

* * *

（民国）十一年七月，一、二两军冲突，一军将领突出师攻重庆，二军军长杨森败绩，走武汉。总司令兼省长刘湘旋亦解职。

川中将领各拥防区，重庆为通商巨埠，尤防区之富者，一有冲突，不

能无争。是时，二军军长杨森驻重庆，一军将领邓锡侯等突率师自璧山侵入县境，与森战于西里龙凤乡、白市驿等处，相持两日夜，森调旅长刘文辉自合川来援，文辉驰至走马冈不战而去，森即撤兵还城，放弃重庆，退走梁、万间，一军复乘势追击之，森走武汉。总司令兼省长刘湘亦通电去职，遗职由三军军长刘成勋继任，开府成都。

——向楚 主编《巴县志·卷二十一·事记》（1922年）

第一章

开 战

民国十一年盛夏，重庆，江北。

这天清晨，丘陵里并没有罩雾，到处都是鸟雀的啾鸣、知了的喧嚣。嘈杂的和声在低矮的灌木丛里绽放，时显时隐。树影婆娑之间，年轻的蛮子晃晃悠悠、慢条斯理担着一挑空粪桶儿，在坚硬而又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行走。他要去洼地旁边半干涸的混浊池塘里取水浇地。一些褐色的蚱蜢儿，先是在山路上惊慌失措地跳跃奔命，一眨眼儿工夫，又跳到左右两边干枯的草丛之中，窸窸窣窣躲藏起来。一只黄色的蝴蝶遂摇摆着向半空飞去。蛮子抬头，看见刘家凼上空有一只鹞鹰，梦魇一样，依旧自由自在地在蔚蓝色的天空之中盘旋。他心想：不晓得哪屋的小鸡崽、小鸭娃儿，又要遭殃了。

“唉，弱小的生灵，总是命苦！”

以前，婆娘秀儿总这么哀叹。不过现在，蛮子想到了他各人自己。

蛮子很小的时候，婶婶甚至还经常吓唬他，说什么“……万万不要一个人跑到山上去贪耍，鹞鹰是要抓小崽崽儿的，特别是像你这样的崽崽儿，又调皮，又丑，还没有爹妈要的小男娃儿；倘若鹞鹰嫌你脏，不吃你，它也会把你裤裆里的小鸡儿叼走，那才叫痛死你呢……”等蛮子稍微长大一

点儿了，想到那些仿佛永远都做不完的活路儿和家务杂事儿，打柴、挑水、喂猪、洗衣、煮饭、挖土、种菜、施肥、放牛、插秧、薅田、收获、晒场……他寻思，还不如当初各人自己跑到乳头山上去，让鹞鹰抓走算了。他心想：如果现在自己被鹞鹰抓走，也许并不一定是啥坏事儿。因为自己长大了，可以跟鹞鹰做做伴儿，或者让它的大嘴儿叼着，在天空中穿行，那是多么愉快的一件乐事儿啊。只不过，他想：要是没有了裤裆里的东西，那不成了狗日的小太监了？老子才不干呢！于是乎，他邀约上老么，带着黄毛皮的来宝，多次跑到乳头山上去，准备给鹞鹰放一火铳，把它撂下来，喂狗。但那些鹞鹰就像月亮一样，人走，它也走，而且总是离他们又高又远，懒洋洋地在天空中翱翔。所以每一次上去，两人都快快下山；来宝则欢快地跑前跑后。只有第一次上山，蛮子实在气不过，决定独自向鹞鹰开战，于是朝它的小黑点儿放了一枪，来宝就对着虚空一阵阵乱嚎。老么笑他傻，还说以后，没有哪个堂客会跟蛮子睡觉。

这个时候，蛮子已经走到了池塘边儿上。他看见七月骄阳的碎片，正洒落在澄净的池水当中，又泛起耀眼的白光。没有风，池水静静地躺着，将思绪的波纹平复为表述天宇的镜面。它那绿油油的身子，在阳光下闪着黛色的幽光。青色或青红色的浮萍，在池水上一动不动，一点，两簇，三片，仿佛它身上的体癣。除非一尾学名叫作“青鳉”的小鱼儿游上来觅食儿，或者，在浮出水面呼吸一下发烫的、且带有腥味儿的新鲜空气时，偶尔触动了浮萍一下，打搅了它们的白日梦之外，不然浮萍还会在池水上面睡觉。每次遇到这种意外骚扰的时候，浮萍会在原地缓慢地打着转儿。有时，也会跟着一丝微风随波荡漾，进而随波飘动。

同川东男人一样，蛮子头上也缠了块白帕子，有些旧，颜色微微发灰，近似于黑；本来还散发着酸臭味儿和刺鼻的旱烟味儿，但昨天下午，婆娘秀儿帮他洗干净了。然而，他头顶上却是光光溜溜的。这是因为，蛮子头上并没有一根儿头发，脑袋就像河滩边上一块本地圆西瓜大小的黄褐色鹅卵石。

这个时候，蛮子看见了一只红色的蜻蜓。它懒懒地盘旋在池水上空，

飞飞，停停；停停，飞飞，最后还是落在一支有着优美弧线体形的水草叶子上面。那草叶儿承受不了这意外的生命之重，细尖儿就在池水里点出一轮轮清晰的涟漪，扩散在禁锢池水幻想的白花花的石壁。池水上面青色或青红色的浮萍也就随波而动。热风中也有了一丝丝青草的芳香。蛮子想起来了，婆娘秀儿有时候的笑容，也同这涟漪一样的好看。她在暗夜掩饰下的光胴胴，也会荡漾着，散发出迷人的清香。

蛮子傻傻地站在池塘边上，看了许久，也笑了许久。他心想：野地这些东西，老实说比各人自己收购上来的那些猪鬃漂亮多了，也好闻多了。他抬头望望蓝天。蓝天高高的，空旷而寂寥，并无多少云彩。但他感到非常奇怪，为啥总能听见隐隐约约的滚雷的声音呢？还有就是砰砰叭叭的闷响，他心想：哪家这么古里古怪啊？因为今天并不是什么黄道吉日，还要娶亲吗？再说啦，如果不是娶亲的话，居然快到晌午时分了，还在下坟么？况且，山那边的易家沟儿，也没听说哪家死了人，哪家要娶婆娘啊。蛮子心想：莫非，又要开战了？日他屋妈哟！才安静了几天嘛？你几爷子硬是凶，我倒是要见识见识！

“你几爷子硬是凶呢！”

蛮子自言自语大声说道。于是，他手握长把粪勺，非常麻利地将池水舀进桶内。池水里尚没有愈合的太阳的表象，就这样一次次被他捣碎。捣碎的，甚至还有他各人自己的影子和心绪。他甚至还在荡漾的池水里，看见了一张小娃娃儿的胖胖的圆脸儿，似笑非笑地朝他扭动着，并且细声细气地叫他：爸爸，爸——爸！想到各人自己膝下并无一男半女，蛮子心里不觉得又一阵悸痛起来，决定今晚黑在秀儿身上再多使点儿劲。

七月的阳光很硬，风也很硬。所有植物都蔫耷耷地，随风乱舞。然而蛮子那爬满汗珠儿的瘦脸，并无一丁点儿的表情。他的眼光，犹如身边泛起微澜的绿水一样平淡，一样深不可测。他壮实的肌肉，古铜一样，黑黢黢的油亮发光，汗水渗出来，不久便汇成一粒粒小水珠儿，又顺着大块的肌肉滚下去，落在灰白而又略微发黄的土地上，给泥土印上一块小铜钱儿一样大小的水迹印儿。而在离他不远的泥巴小路上，一大群蚂蚁正在搬家，

一队接着一队，连绵不断，横穿路面。

蛮子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其实已经爬了一夜一天了。

担着一挑水，蛮子快步上了山坡。粪桶儿跟杂草摩擦着，发出沙沙、沙沙的声响。一些褐色中略带麻点子的小蚱蜢儿，先是在山路上不知所措地跳跃着，一眨眼儿，又跳到左右两边干枯的草丛之中，躲藏起来。草丛就有了一丝儿骚动的欲望了。

蛮子心想：用不了再担几桶儿水，他就可以把地里的丝瓜、海椒和茄子浇完。山里一到了夏天，就有些干旱，历来都是如此。蛮子他还记得，上一年，水稻田里龟裂的缝隙，最大之处可以放进一枚鸡蛋儿，或者能够把小娃娃儿的脚丫子都吃进去。吃进去，又放出一两声响亮的嚎叫。

远方，砰砰叭叭的枪响声，夹杂着轰隆隆的山炮声，又不断传了过来，钻进蛮子的耳朵里，仿佛除夕夜里的鞭炮声又夹杂着天边遥远的滚雷声响。他大声自言自语道：

“又开战了！”

对于战事，刘家凶的山民们并不十分害怕，打野猪儿，放火铳，也不过如此呵。

半个多时辰过去了，枪炮声越来越近，而蛮子已经来回跑了四五趟。现在，他桶儿里的水也渐渐少了。等浇完这挑水，他伸伸腰杆儿，看见山那边已经泛起一阵阵儿的烟雾，空气中也可闻到刺鼻的硝烟味儿了。他尖起耳朵下细一听，仿佛还能听见军号声和喊杀声。他用手背抹了一把额头上晶亮的汗珠儿，半闭了两眼望着上午就十分毒辣的太阳，摇摇头，随后咽下一口黏黏的唾沫。

“嘘——轰隆隆！”

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蛮子对面的半山坡之上，炸开了。

“嘘——轰隆隆！”

随后又是一颗炮弹炸开，整个时空仿佛都充满了回响。

此时，刘家凶上空的那一只无所事事的鹞鹰，在天空之中抖动了一下，就朝更高、更远的天宇翱翔而去。半空中遂升腾起两团黄白色的烟云，很

快又被热风吹散，飘向乳头山茂密的松林，颇像有人在吹两朵蒲公英成熟以后的小绒花儿。小时候，蛮子和拜把子兄弟老幺，也这么吹过无数回儿。但是，蛮子没有机会和婆娘秀儿一起吹。因为那时候的秀儿，还没来重庆吃苦，她正在涪陵乡下，在春天开满桃花，秋天开满菊花的院坝子里，做着大小姐的青春美梦哩。当然，她还能在梦中听见马儿咻咻的鼻息，听见爹妈打情骂俏时愉快的笑声和喘息。

“扑扑扑，扑扑扑！”

一大群山雀儿，在蛮子身后不远的杨槐树上，叽叽喳喳腾起来。它们先是一同飞向高空，随后又如散沙一样，飘飞到四周去了，很快就不见了踪影。

“狗日的，神仙打仗，百姓遭殃！”

蛮子在嘴里咕哝，然而，话还没有说完，对面坡上坡下有人就大声吼叫起来：

——三师快打过来啦！

——邓锡侯快打来啦！

——快点儿跑，跑呀！

邓锡侯的第三师，他硬是打过来啦？蛮子心想。你就莽起打吧，难道我还虚你不成？蛮子想着，一眼就看见有人已经开始往坡下和村口奔跑。其实，对于两军开战，蛮子见多了。但是，即或以前只是远远地打望，他的心也像是被谁抓紧了似的。因此，现在如今眼目下，蛮子嘴上不说，心里还是非常惊慌。他双手搓着用夏布缝制的，已经被秀儿洗得发白的长裤，各人自己都能觉察到怦怦的心跳。他看看地里打蔫儿打蔫儿的菜叶儿，吐口黏黏的唾沫，担起空粪桶儿也往坡下跑去。

他开始惦记秀儿了：白生生的光巴胴，在夜幕的掩饰下，活像一条白色的大鱼。

昨天晚黑，一缕缕银色的月光透过窗棂，照白了两人的身体。

现在，阳光晒在蛮子的皮肤之上，油光发亮。他左右两肩，都有一块比黯黑的皮肤颜色更深一些的老茧疤，脑后下面的颈包，也如小娃娃儿的

拳头一样大，看得出是一位能干的川东汉子。可是，蛮子心想：一到晚黑，为啥秀儿总说自己“不能干”呢？他闹不明白妇人心：以前是婶婶和她的两个宝贝女儿，既刁钻，又蛮横；现在嘛，就是婆娘秀儿。

“秀儿，秀儿！”

蛮子狂喊着，担着一对空粪桶儿，左手握住桶儿里伸出来的长长的勺把儿，摇摇晃晃朝坡下那片黑黢黢的房屋跑去。粪桶儿擦在路边干枯的杂草上，发出沙沙，沙沙沙沙的响声，桶壁跟粪勺也咣咣当当撞击着，发出更加令人惶恐的声响，仿佛身后还有老么在跟跑一样。他一路狂奔，两只带泥的光脚板在硬热的土路上相互追逐，很像两只被恶狗撵得只顾逃命的土鸭子，由于过度惊吓，已经没有了声息。

从小长到大，蛮子见多了两军开战。可是今天，他心里却十分害怕，惶恐不安起来。他开始挂念秀儿了，这是以前从来都不曾有过的的心绪。蛮子知道：秀儿是他未来的儿子赖以生长的土地！他心想：各人自己的小命儿倒不打紧，金贵的是，年轻漂亮的秀儿，绝不能让狗日的兵丁糟蹋。

蛮子一边奔跑，一边也想对谁开战了，但他却找不到敌手。以前，他总觉得：自己在刘家凼的敌人就是鹞鹰，或是拜把子兄弟老么，或是骚火火的黄妈，或者，干脆就是村长刘鸿鸣。而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敌人是如此强大，却又近似于虚无。

村 口

刘家凼是本县的一个富裕村，地势好，风水好。上年腊月间，村长刘鸿鸣家还曾经在堂屋门口贴了一副对联：“秋至满山多秀色，春来无处不花香。”整个村落零零散散构筑在两扇山坡脚以及一个小土坝上。虽说村里也有一些小坡小坎，但地势还是颇为平顺的。一条宽敞的土路，向北偏东，顺着多鹅卵石的小溪沟穿过村子，通向遥远的官道。

蛮子刚一跑进村口，就看见鸡飞狗叫的一幅惨景。田寡妇等村民迎面向他跑来，喧嚣着，带着风声和汗臭、奶香，跟他擦肩而过，跑到另一面的山坡顶上，也就是乳头山茂密的松林里去躲灾。不晓得是哪家的一只黑母鸡没有拴好，从背篓里跳了出来，有几个人便去追。幸好是只生蛋母鸡，那人一上去，黑色的母鸡就趴在路边草丛里，像竹林下面的一小堆煤炭，乖乖地就束手就擒了。

村长刘鸿鸣一家，也在这支逃难的队列之中。只听见他无比激动地说：“前些天，大儿寄来的报纸上谈到，刘湘虽身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但其号令只能达到所属第二军防地各县，其措施稍有欠妥之处，即遭省城参议会和各军责难，使他进退维谷，难以对付。刘将军乃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五月十四通电请辞。七月初，四川第二军刘湘系统的杨森发出进攻通电，声称对一军‘大张挞伐，使倡乱者有所警惧，捍卫者有所奋兴’，与第一军熊克武系统的但懋辛，战于万县一带。十一号，各军联合办事处在成都公推四川第三军刘成勋为川军总司令兼省长，刘成勋及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唐廷牧、陈国栋等通电痛斥第二军杨森，邓将军为北路总指挥，赖将军为东路总指挥，进攻泸州。第一军但懋辛为前敌总指挥，进攻重庆。昨黑睡觉，我的右眼皮总是跳个不停。常言说，左跳财，右跳灾嘛。我就晓得要火烧眉毛了！果然！”

一些人，前前后后簇拥着身材细高细长的村长，跟着他一家人走，仿佛这样就安全了很多。人们将家里值钱的东西，用碎花蓝布或白被单包好，提在手上，或者抱在胸口前；也有赶猪，抱鹅，提鸡的人。刘富的兄弟刘贵，背篓里的稻谷装得太满，而且围子上还有道小裂缝，所以走一路，洒一路。他不时回头看看，还好，洒得并不太多。为了逃命，他也顾不上回去收拾了。从懂事起，他就晓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老话儿。但为几颗谷子丢了性命，不值。人，毕竟不是麻雀儿，他想。一些土狗在人群里前前后后地跑着，叫着，有的跟着自己的主人家，夹着尾巴离开；有的则恍兮惚兮地往回跑，就连主人大叫，也呼唤不回来，只是对着虚空，声嘶力竭地嚎。

村长刘鸿鸣正抽着那只水烟儿筒。看见蛮子，他问：“哪个往回跑？”

蛮子。”蛮子也不搭理人家的问话，一路小跑着过去了。村长刘鸿鸣觉得蛮子不理睬自己，他面子上过不去了，很臊皮。当然他也更关心蛮子一家，特别是事实上的“干女儿”秀儿。村长刘鸿鸣遂回过头来，又高声问蛮子：

“逃啊！还往回跑哟？秀儿呢？”蛮子头也不回，他喊：“我还想问你呢，看见秀儿没有？刘叔！”村长刘鸿鸣只摆摆手，也没答话，抽着那只水烟儿筒，就追赶家人去了。一边走，他还一边想：肯定是驻扎在重庆城的川军军长杨森将军，败走麦城了。于是，他心悸起来，也为大儿子的前途担心。

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块头大，显老，奶子又大又松，所以人人都叫她黄妈。此时，黄妈正在奶孩子，慢条斯理地走在人群后面，右边的奶子像只大圆茄子似的耷在胸前，随着行走的节律抖动。她怀中的小崽儿并不晓得，他妈为啥要这样跟在一群惊慌失措的人们后面瞎走。他睁大了两只圆眼，嘴里含着左边那只大奶子，神色呆板地望着天空。如果黄妈的脑袋没有遮挡住阳光，他又不得不把眼睛闭上。这个时候，他会觉得满世界都是血红血红的颜色，虽然光亮，但心里却十分的紧张和焦虑。一股清尿兀自顺着黄妈腆着的肚皮上流了下来。黄妈颇烦，就在小崽儿的光屁股上打了两大巴掌。空气里便充满了尖利的哭声。

蛮子看着两只雪亮的大奶子，问黄妈：“看见秀儿没有？”黄妈还在气头上，于是一本正经地说道：“找野男人去了！”蛮子想调戏她，就说：“等会儿，我弄死你！”黄妈嬉皮笑脸地说：“常言说得好，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硬是的，好久我们来弄一盘儿嘛！你不弄死我，你就是马虾；你要是弄死我了呢，你就是虾马！”蛮子笑道：“你个砍脑壳的瘟神，现在还有心思说笑！”黄妈也开心地笑了，把奶头重新塞进小崽儿的嘴里。她说：“我又没看见秀儿。你问我？我还不是爹口粑啊！”蛮子就在她右乳上，飞快抓了一把。他感到手滑，但心里却总觉得空落落的。黄妈笑骂道：“砍脑壳的，死鬼蛋蛋儿。秀儿看见又要理麻你了！”说完，一巴掌打在蛮子手背，自己的右手掌却有些生痛了，仿佛打在一块铜板之上。蛮子说：“我们两个也要打仗嗦？关键是……现在秀儿看不见！”黄妈微笑着说：“等一会儿，再给你两个扯皮！”说完，她也就大大咧咧